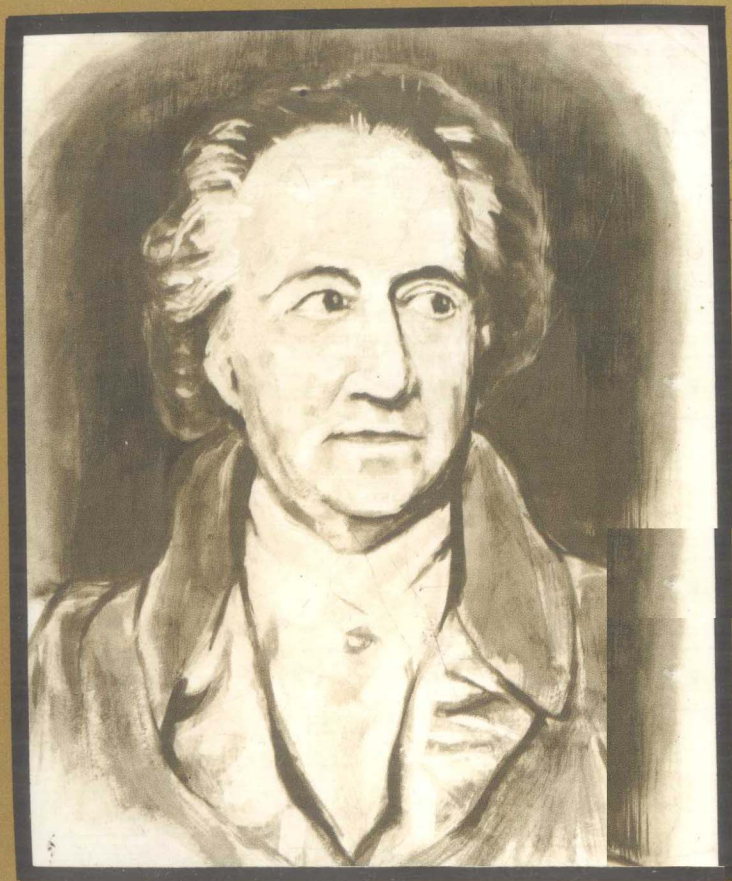


世界文學全集 91

浮士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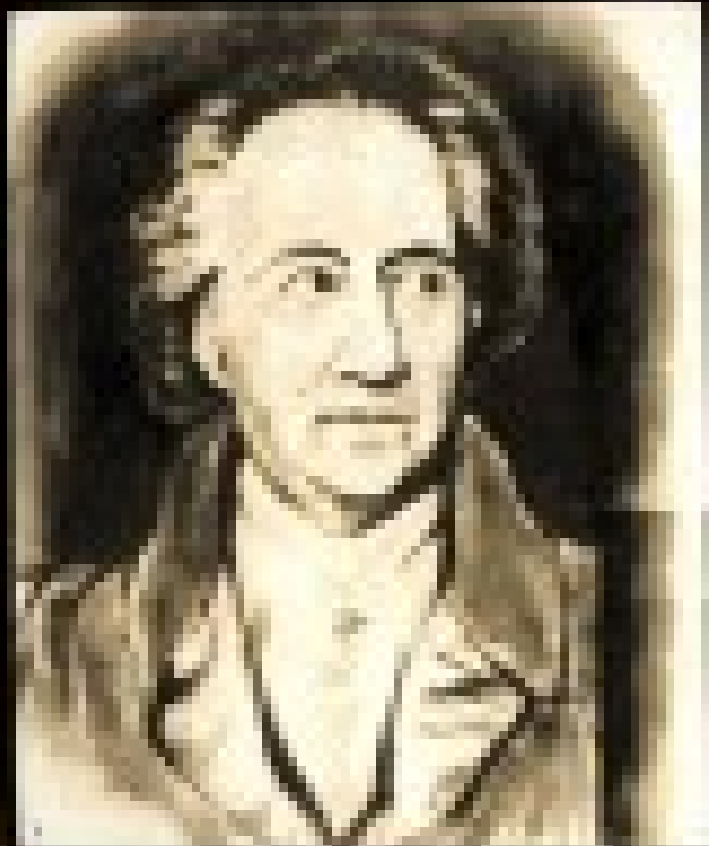
歌德 著 海明 譯



世界文學全集 卷 1

浮士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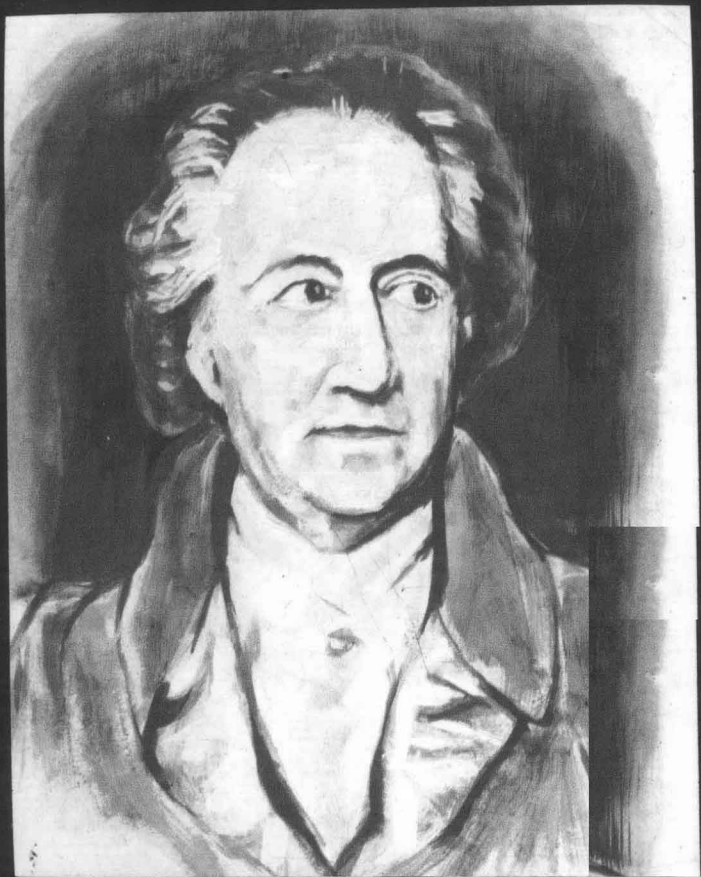
歌德 著 海明 譯



世界文學全集 91

浮士德

歌德 著 海明 譯



浮 士 德

世界文學全集R⁹¹

著 者	歌	德
譯 者	海	明
發行人	沈 登	恩
出版者	遠景出版事業公司	
	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92號	
	郵撥：1 0 2 2 2 1	
發行所	遠景出版事業公司	
	台北市光復南路260巷51-2號	
	電話：7 1 1 - 7 8 7 1	
門市部	台北市仁愛路三段125號	
	電話：7 5 2 - 5 5 9 4	
新加坡	南洋商報	
總代理	新加坡亞歷山大路307號	
印刷所	其宗印刷廠	
	台北市環河南街二段228巷1弄3號	
定價	新台幣160元	港幣26元
初版	中華民國71年3月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0105號

有 版 權 • 翻 印 必 究

「世界文學全集」出版緣起

· 遠景 ·

一開始，文學便以大江注海之勢，流入了生民的命脈裏。一篇作品一個里程，一部書一個高峯，知識的原野在那裏拓展成豐碩的文明。

改革、革命、烽火戰亂，人類在其意志的伸張與扭曲中，建立了文明——而真正使文明茁壯的，却是和平的土壤。

因此，就如同和平是一樁心願一樣，我們選編「世界文學全集」也是這樣的一樁心願。

古人說：「溫故知新」，這樁心願使得我們在讀完「書楓蒲上不勝愁」以及在斤斤計較了知識人的種種偏執之後，懂得如何去回頭，去環顧四周，更而着手去整理這套「世界文學全集」。選編這套書的過程，如見百花爭妍——我們時而勉為其難、時而深感情不可却，而大部份時候，我們的態度是義不容辭的。

它使我們學那星子般的，用力、閃爍、發亮。它更使我們似花朵一樣，盡心、開放、吐芬芳。

願「世界文學全集」這一個回顧的工作，能有拋磚引玉的作用，帶來更為遼闊的遠景。

——一九七八年三月十日

歌德與浮士德

一、

歌德在世八十二寒暑中，浮士德的形象整整盤據了他的心頭六十年，這段漫長的時間恰等於他全部的創作生涯。浮士德第一卷是他的傑作，二十歲開始起草，五十一歲定稿（一八〇一年），其中只有少許詩行是作者不滿意的。第二卷迄今仍有部份尚未剪裁，這一點我們姑且不談；就全卷來說，它內涵複雜、富於理想色彩，並以自己素所追求的活潑與熱忱克服了第一卷中良心與愛情的衝突。至於第一卷，則由於智慧與熱情的巧妙結合而成爲曠世巨著，也使歌德一躍而成爲世界性的大詩人。

過份把一個偉大的作家偶像化，對作家本身常常會造成莫須有的傷害。以歌德而言，由於崇拜者熱心的攢探，反而會侵犯他的隱私；何況，偶像周圍的煙霧並不能代表他的作品。歌德確然是位不世出的英才，他跨越了好幾個世紀，和荷馬、但丁、莎士比亞遙相呼應；由於年代的湮隔，後三者的生活反而能免於被人作過分的攢探。歌德太活潑了，他既是大詩人，又是望重一時的國務院大臣、戲劇導演、批評家和科學家，多彩多姿的活動使人們目眩神搖，不易看清他豐饒崇高的文學面貌。而聲名所及，動見觀瞻，使他任何生活隱私都無從保留；湯瑪斯曼就說過，「黃

口小兒也能道出他與嬌娃之類的風流韻事。」

更難得的還是，他能從茶餘酒後的閑談中，談出不朽的大道理。晚年時，歌德已經陶養出一種莊嚴不凡的氣質，使自己能够超脫世俗。歌德去世已經一百多年了，今天看來，他並不完美，他的爲人溫和而熱情，帶有一點羞怯，「浮士德」一書的風行，尤其使他開心。二十歲以後，他一面保持熱情，一面以精細又強烈的揶揄心態面對人生。把書獻給全國同胞時，他懷着十分謙沖而真誠的襟懷，像獻給貼心的朋友和親人。「浮士德」中，主角第一次和華格納會面時就強調真誠的必要，沒有真誠，連智慧也是毫無意義的。在致力寫詩的想像時，他還特意塑造了一位女神，來指責自己任何妄自尊大的邪念，說來他對這份信仰的服膺也是够誠意的，且看下面兩句：

若非想置同胞於衽席之上，

我又何必栖栖皇皇？

二、

歌德機智、熱情的心靈，在「浮士德」書中表現得非常活潑，寫這本舊傳說時，他更是發揮了自己最豐沛的靈感。二十四歲那年，他以散文寫成紀年體的劇本「哥茲·伯利今根」，書一出版就洛陽紙貴，可惜這不是一個好的轉機；他雖然成爲自由劇的領袖，暗中却覺得不對勁，歷史素材究竟是外在的東西，於自己不親，他喜歡的是切身的生命體悟和衝擊。和別的大詩人一樣，

他的想像從不脫離現實，每次落筆，真實的生活景象就會在眼前閃爍不已；他筆端的情感又重，所以容易打動人心的深處。莎士比亞「哈姆雷特」中的詩句大致也有這種力量，但意象的生動恐怕就難以和他相提並論了，如：

（哈姆雷特）：曾經穿着去為父親送葬的

那雙鞋子猶自未舊

她就這樣嫁了①

由於他對平凡事物的喜愛，所以連蚱蜢、垃圾倉、厚木板和喜鵲的彩羽都能入詩；湯瑪斯曼說：「就真純與世故的交融而言，歌德是個不可思議的例證」，然而，典型雖在，能效法的卻少。可堪驚歎的還是，他清晰的判斷力絕不會為青春的柔情與衝動所誤，對異性稍一動心，就會聯想起愛情的倫理問題；看不慣知識份子的傲慢，就下決心終身以詩人的身分探討生命的奧秘；二十出頭時，他的抒情詩已經名滿天下，「浮士德」的功力和和火候，更不在話下了。為了表達自己的信仰和追求，他曾經徘徊於幾個題材中，幾度斟酌的結果，似乎覺得浮士德較為沉潛有力，於是決心將其改寫，其中猶以結局的安排最能顯現他的天才。

①這是哈姆雷特慨嘆母親在父親屍骨未寒時就與叔父再婚的話。

三、

浮士德原書印刷精良，問世於一五八七年，它是真人實事加上想像力的作品。就像第八章裏的巫師亞蒙一樣，浮士德是晚年在飛行示範中喪生的；浮士德這個名字早被一個魔術師用過兩次，他也因為做魔術實驗而於一五三七年死亡；有趣的是，五十年後出版的浮士德故事竟以他為主角的名字，這次出版的書歌德是不熟悉的，倒是馬羅讀過多遍，英文版未及行世，馬羅即下筆先寫，結果英國讀者反應非常熱烈。遠在十七世紀之初，德國戲劇界的經紀人多是英國演員一手承包，馬羅的「浮士德」也是他們承辦的。後來浮士德演變成啞劇，在當地的傀儡劇場上演；童年時代的歌德就曾在法蘭克福看到這齣傀儡戲而入迷。

歌德注意到一五八七年的浮士德故事後，興趣愈來愈濃厚，對故事的主題也發表了不少見解，這些資料我們現在還很容易見到。正如我們自己一樣，在紛紜擾攘的時代裏，沒有信仰的人是難以忍受任何束縛的，大家都喜歡藉着知識以外的神秘力量的探索來滿足自己內心某種曖昧的渴望，少年歌德就常常為這份渴望所衝擊；這種啟蒙時代的懷疑和求知的精神正是浮士德身上那種文藝復興的氣質。

二十歲時，在萊比錫求學的歌德因為負病而沮喪，返鄉後開始對冶金術和魔術發生好奇，同時受家中一位朋友克列登伯格宗教思想的薰陶，使他覺悟到生命過程裏有種種難以避免的罪惡；越過古代繁亂而殘忍的懲罰觀念，他潛下心來思考浮士德的命運問題，一俟自己終身信守的挪揄

心態浮現，他的智慮便成熟了。一個意志堅強的大學生是有權利嘲弄那些腐儒的，浮士德第一次獨白、魔鬼與大一學生的對話都表明了這種觀點。少年歌德也是以這份持久深沉的智慧來批評學究的迂腐無用；從魔鬼的口中，更道出了年輕人對世俗的渺視和挑戰。如果不是心存怨恨和挑撥，則浮士德的懷疑精神應是嚴肅而成熟的。不管如何，我們不必認為歌德對浮士德與魔鬼之間的認同有什麼厚此薄彼的區分，真正了不起的其實只有一個，那就是創造它們兩位的造物者。歌德的筆法十分節制，對各角色着墨不多，只想批評浮士德的妄自尊大——「我的名字叫做浮士德，浮士德就是一切」是何等叫人噁心的話，他忘了，比起造物者來，他又是何等的微不足道；更忘了，一個自大的人在追求瑪格麗特的真純時，已經對別人造成多大的侵犯，而這種侵犯就是罪惡。

浮士德對權力無止境的探求無疑會加速自己的崩潰，但就歌德本身看來，這種想要實現生命野心的狂勁自會受到另一股力量的抵制，這股力量來自生命內部，它是歌德所謂的「柔弱」的靜態思想。至於行動的必要性，理應屬於宗教，當浮士德熱衷於研究聖約翰的名言時，是值得讚頌的；然而，一旦他的心靈為魔鬼闖入而妄求一種不長進的舒泰時（他曾說「是否該請飛逝的光陰留步」），他才是該死的。梅非斯特，這位專事引誘和否定的魔鬼畢竟沒有得逞；詩篇「遺言」中，有過這樣的一句宣告：「只有充實的事物才是真的」，這是歌德最堅貞的信念。

四、

浮士德第一卷的故事是有名的，它筆力萬鈞、不同凡響，戲劇的形式也匠心獨運、與眾不同。其實，書中的講詞所流露的心靈掙扎和銳利的人生批評遠勝過它的舞台演出意義；它所追求的戲劇效果也非常特殊，我們不難看出，這部作品的體裁是七分劇詩、三分舞台戲，對演出的效果，歌德並不樂觀。華倫亭去世和華爾布幾斯夜晚之間的一年，他就沒有安排什麼重要的場景、人物和活動，而使情節發展留下空檔。這齣戲從沒有在歌德八十歲以前搬上舞台，直到他八十大壽那天，才有威瑪的二度公演，由於作者事前訓練的專精，總算獲得了滿堂彩。

今天，熟讀郭諾德濃縮版的人一定會明瞭，歌德筆下的人物都是那些我們耳熟能詳的、在神秘的道路上尋求勇氣的人，而尋求的又都是常人難以捉摸的答案，這個神秘的答案就表現在葛萊卿溫婉的舉止和心思裏。少年歌德便以自己所感受到的這份真理來證明他的信仰，表現他的旨意。

我們現在已經為有心的讀者勾勒出這部巨著主要的發展過程，對這些過程沒有興趣的讀者也可以略過不管，直接從第五章讀起。

歌德很早就喜歡西洋古代傳說中的海倫，所以在「浮士德」故事裏又使她現身；雖則在特洛伊戰爭中，海倫只是個色慾的象徵，但歌德却處心積慮地把她寫成一個代表希臘文化的具體人物，海倫於第二卷出場時，是含有相當複雜的美學意義的；不過第一卷的發展過程裏，海倫沒有葛萊卿那麼重要，或許是他比較珍惜早年的生活經驗吧。童年時代，他確然有過葛萊卿這樣的朋友，這位朋友因為和斯特拉斯堡附近一位牧師的女兒戀愛而了解到罪惡的根源。

浮士德第一版於一七七三年和一七七五年之間開始下筆，它涵蓋了全部的葛萊卿故事、大一學生以及奧愛爾伯酒窖；歌德曾經將這份原稿帶到威瑪，擱置了十一年方再動筆；一七八〇年前，共添寫了浮士德對魔鬼請求的全套情節，最後在義大利完稿，時當歌德逃離令他困乏的威瑪宮廷之後。他對人說過，只有義大利才能使他靜下心來寫作，來構思魔鬼梅非斯特的形象。

一七九七到一八〇一年之間，由於席勒的鼓勵，歌德把華格納下台和一大學生上台之間的空隙安排妥當，描寫了復活節清晨的情景、神秘的普多以及華格納和梅非斯特的對場戲。後來更添入了獻詞、序曲、獨白和華爾布幾斯之夜，一八〇八年出版前做了最後一次剪裁，包括結尾時的呼聲（那呼聲頗似瑪格麗特呼救聲的回音）。歌德的結局很容易使人誤解，實際上，他從不打算以皆大歡喜的結局來引發樂觀的想望，他寫作時心境的黯淡悽絕是無人能比的，這種悽絕正如他經歷過的歡樂那麼強烈。六十歲那年，他在信上告訴一位故交塞爾德說：「爲了逃避死亡的洪流，你不知道我花了多大的心血；那種情境，恰像在九死一生的海難裏脫險一樣，至今還心有餘悸。」這封信使絕望中的浮士德在復活節清晨獲得一線曙光，也使徬徨中的詩人重獲生機。

這部嚴肅作品的第三階段「獄中景象」開始由散文變成韻文，這似乎意味着一種壞結局的轉機；奧爾巴哈酒窖中的狂飲也是一次相似的轉機，尤其是在酒鬼們狂歡痛飲之後，安排一個深刻而簡單的結局相映照，更足以顯現作者的匠心。

五、

歌德誠然是德國最傑出的人物，也是最重要的抒情詩人，但他的詩篇裏，思想的成份重於美感，「浮士德」的詞句一向就不重抒情格調；他的句子有時高貴而嚴肅，像古典詩；有時則精簡結實，富浪漫性的衝擊；這種精妙雅馴的詩一經譯為單調沉悶的散文，則原味盡失，不堪卒讀。有很多詩句雖然涉及色情，但一點也不流於淺薄輕浮，反而涵蘊着他的思想精華；以瑪格麗特簡潔、有力而獨特的言談來說，就够使翻譯者無從下手了；魔鬼對上帝那段大膽的辯論，在翻譯家筆下也變得枯燥而繁瑣；不過聰明的英國讀者也許可以向歌德求助，因為原著是德文寫成的，德文是歌德的母語，寫來自會得心應手，不會像譯文那麼警扭。其次，歌德是以一種簡明的文體——四重音雙行詩來寫「浮士德」的，這種文體很像我們古代幽默諷刺的詩體Hudibras（這種詩體被大家忽視已久，最近才又受到注意）。細心的讀者也許不相信這位大作家會以這種古拙輕便的句法來寫作，但這是千真萬確的事實，他不但以這種古拙輕便的句法來寫作，而且還以此沾沾自喜呢！這種文體在德國叫做 Knittelvers^①，是家喻戶曉的。歌德對德國早期一位平民詩人漢斯·沙赫既念念不忘，自己所敬愛的母親又熟悉德國古文學，並常常用 Knittelvers 的文體來寫信，她哪會料到自己的天才兒子以後會把這種文體用來作為一種表達智慧的有力工具？

正如歌德的先見之明，一首好詩應該能使感情與文體相互交融、相互陪襯，韻律的本身既有節制的功效，也能和主題作有益的配合，另有一些詩用機智代替感情，再配上韻律，會產生意料不到的活潑效果，這種詩並不刻意求美：

^①是古代德國一種通俗的詩歌體裁，易作易吟。

高貴的老爺

我真擔心

您的俗見太深

只有更加當心

更加及時行樂

密爾頓認為詩儘可簡潔、敏感和熱情，使整個章節都濃密而芳香。以這幾句話來說，歌德並未沉緬於情緒的漩渦太久，這些詩行端的是嚴肅而凝斂，儼如是從魔鬼得到的靈感。

六、

有一句格言說：「嘲弄是人世僅有的罪惡」，話雖平淡，却也有幾分道理；據此而言，則歌德筆下的魔鬼是值得我們去了解的。它是天下最具體的撒旦形象，事事冷嘲、熱諷和否定，也是歌德思想的關鍵。歌德認為魔鬼是依賴人們愚昧的一面而生存的，學者舒密特和威克斯基不約而同的指出，魔鬼在說俗話和外國話的時候，部份是表示對人們的輕蔑；它用字喜歡創新，今天，排版房的工人或打字員一碰到書中別有用心的怪字不但厭煩，而且會破口大罵，認為是古代的撒旦搗鬼，像他用的古字 *diabolos* (空中陀螺) 和 *ballistis* (發射學) 原是同樣的字源，它們的

字義大抵不脫 Mud-Slinger (投擲者) 的範疇。笑罵歸笑罵，魔鬼本身還是拍着胸膛說，人類如果敢貶逐它，也未必會好到那裏去，換句話說，世界上仍然不能缺少魔鬼這種角色。對於性慾，魔鬼有過兩次嘲弄它的高度浪漫，一次是嘲弄慾望對人的引誘。談到這裏，我禁不住佩服企鵝版的開明作風，它不像別的版本，硬是把這部份刪掉，代之以破折號，引得天真的讀者們想入非非，殊不知這種想像往往比歌德的原意還要糟糕。魔鬼的嘲弄，我們並不難反擊，且看下面句子：

現在你來擾亂

又索求道德權利

因為這些是真純的耳朵未聽見過的

也是貞潔的心靈所想像不到的

——歌德就在世上塑造了這樣的一個魔鬼。

七、

一個大人物有突出的幽默感並不稀奇，但歌德——這位飽受推崇的名士却不盡如此，他在創作上早熟得可怕，經常戲稱自己這部傑作是大雜燴；據說，他創作時常常看到靈感之魔從熊熊的

爐火後面跳出來，「我一唸咒，魔鬼便應聲而至」給席勒的信上，他這樣說過。可是如果你把同樣的符咒拿來貼在批評家尼科萊的屁股上，也許情況又不一样了，批評到底是不單純的，它不像讀者那麼輕鬆自在，即使在書本的後面貼上符咒，也未必會影響閱讀的。

有一首描寫雷姆普的靈異詩很受尼科萊鄙薄，尼科萊是個自大的批評家，他以啓蒙時代的先知自命，最痛恨一切超自然現象，對歌德的話更是滿心不服氣。直到有一天，他的病因幽靈出現而痊癒，才不得不糾正自己的偏見；尼科萊將這個離奇的經驗寫成專書出版，道出了水蛭附背的療病方式，一時羣情大嘩。然則，這和歌德的思想相差太懸殊了，聰明的讀者當知道，歌德是不至於把這種無稽的巫術寫進「浮士德」的。

傳說中經常有幽靈出沒的布羅肯和哈次山脈，倒是被歌德安排做華爾布幾斯之夜的背景，由女巫的狂歡擴大到魔鬼的對談盛會，這部份輕盈的詩句所串成的奇異插曲乃是用來諷刺文學上和社會上的浮誇風氣；布羅肯一幕則是作者想借魔術引渡浮士德脫離人世的悲劇窄門。在這裏，魔術的採用自有其必要性。

歐伯龍——泰坦尼亞插曲以後的情節，就有人不喜歡了，也有人爲它傷心，甚至略過不提；據說，歌德有意使浮士德的憤怒擺脫悲劇意味，所以特別以散文交待了事，其實，以魔術爲題並無可厚非，因爲它不但可以爲作品產生更大的衝擊力，更可以在我們通往永恆的道路上，觸擊到最切身的問題。

另外，也有人會奇怪，何以在和一個寒門女子的戀愛中會爆出野心和絕望的大衝突，這不是

令人費解嗎？

其實，歌德強烈的性格中自有他的統一性，在這個統一中，性是我的判官；如果自我是個破壞者，那麼它和生命的本質與愛情碰觸時，必然是十分嚴重的。一旦要堅持愛情的行動，則自我只有退讓和毀棄，在堅持與退讓之間，生命才能獲得更豐富而美好的延續。對於愛情，歌德另有周全獨到的體認，在它的三度空間裏，歌德特別相信奉獻的意義。一些懂得生理學和心理學的先進人士，雖然爲了認定貞操的不便而受到恭維，却不因而苟同他的主觀思想——老天是不可能輕易廢除貞操的，因爲我們的生命還是有待各色各樣的意義相滙合，儘管這些意義未必能被我們全部理解，貞操即是其中之一。又如實踐的行動能使我們更有活力，原因仍然十分幽微費解。人與魔鬼的智慧並不頂重要，重要的是人本身能否堅持自己的意志來做真正的實踐，這才是歌德改寫浮士德故事最基本的課題。

第二卷中的海倫並不是一個肉體凡胎的人，她和浮士德的結合意味着古典與浪漫精神的交融，這個寓言設計是別具匠心的。第一卷中的葛萊卿故事別具有截然不同的意義，我們不要忘了，這是歌德早期真正的經歷直接寫進來的。在那麼慘綠的年歲裏，詩人悠遠飄逸的心思哪裏是文字的表面所能局限的？青年時期的他，已經歷盡憂患、窺破世情；及至壯年，深沉中隱藏的是成熟而穩重的情懷。因此，書中那個小當舖女兒的韻事雖然曾經受人抨擊，現在却還是有很多人喜歡。

第二卷結尾時，浮士德憑着自己堅強的意志而獲救，這得歸功於葛萊卿的感召；那些想從歌